

文字 张秉文

# 独写我心

这是初冬一个平常的星期日。户外北风凛凛，黄叶飘飘；室内炉火正旺，温暖如春。我和书画家刘正恩谈兴正浓。正恩在北京读大学的女儿小芸已开始筹办午饭。哗哗的自来水冲洗着嫩嫩的韭黄，是正恩从兰州带来的。韭黄杆儿粗壮，叶子宽实，看见来自故乡的蔬菜，心中油然而生出对生我育我的那片黄土地的眷恋之情。我和正恩是老乡，又都喜好书法绘画，老乡情，翰墨情，此时此刻真是情悠悠意悠悠。

正恩论书画艺术功力与成就，我都望尘莫及。他是甘肃书法家协会及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仙剑文学艺术学会甘肃分会理事兼书法部副部长……再加上作品参加国内外大展多次获奖，其艺术成就已经不言而喻了。

虽为老乡，但与正恩初次见面，竟是在我工作十余年之后的1989年。那次，正恩来北京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，录制他的“闭目书法”专题片。正恩的书法本来就不俗，闭着眼睛亦能游刃有余地创作，真是一绝。他来北京行色匆匆，我也公务缠身，只是在餐桌上聊了一会儿，脑海里留下一个西北壮汉蒙着眼睛，进行书法表演的形象，还有几个不小不大的问号：

“生就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为什么探索闭目书法创作呢？”“闭目挥毫，会不会出现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的重叠？”等等。

大概任何创新首先遇到的是同行的质疑，然后才是局外人的不理解。正恩坦诚地告诉我：“北京一位著名书法家看到我的闭目书法作品，也提出过相似的问题。初搞闭目创作，确实出现过叠字现象，练得久了，真有‘闭目神自来’之感。任凭感觉自由挥洒，与平常作书大不一样。”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，但可以肯定，这种艺术感觉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深层感悟，是艺术家孜孜以求的结果——艺术创作上的一次飞跃。正恩含笑点头，认可了我的看法。

谈到兴致时，正恩来了创作灵感，走近我摆在墙角的画案，挥毫画了一幅《清竹临秋风》。两竿青竹劲挺而立，几许竹叶乱戏秋风。他画竹，融入书法笔意，自出机杼。传统的画竹法要求画竹叶要整齐如真书，正恩则不然，他不囿于传统。他笔下的竹叶，如同孩童画圈圈一般，横涂竖抹，几笔便草就一簇竹叶，乍看上去很随意，细玩味却不失法度，渊源有自，竹子的“高风亮节”蕴含其中。“我画竹叶和别人不一样，关键是心中

要有竹子，便可任意挥洒。”他的这种艺术体验，使我顿悟：只有心中有物，才能笔底生华（画）啊。

于画道，正恩钟爱写意葫芦。此物实际是憨厚淳朴的西北人的象征，我与正恩有同感。正恩画葫芦，先画几根藤蔓，再画几片叶子，最后画了两个硕大的金黄色的葫芦挂在枝头。到这里，他并不急于搁笔，端视一会儿画面，然后饱蘸淡墨，任意在画面上滴洒，水墨借助宣纸的吸力晕染开来，画面漂浮起烟雨朦胧的意象。这时，他才开始落款，题为《秋实图》。风雨——秋实，画意又加深了一层。对于过来人，读此画自是感慨万千。

北京书法圈的一位朋友喜欢正恩的书法，曾托我代索一幅，我一提起，正恩痛快地答应，当即挥毫写下“独写我心”四个行书大字。

我赞叹：“真写绝了，字潇洒，内容也适合送我的朋友。”“‘独写我心’这不是你的心灵写照吗？”正恩笑了，我也笑了。这时，小芸端上来刚刚出锅的饺子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。

屋内暖融融的，使我想起西北老家窑洞里那热烘烘的土炕。我和正恩都是在那里的土炕上长大的。

## 经济普查 把脉国情造福子孙后代

有感于2014年1月1日三经普查

王丹

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向我们走来，把脉国情国力经济基础要筑牢，经济普查摸底服务发展有依靠，宏观调控有依据国家经济富强我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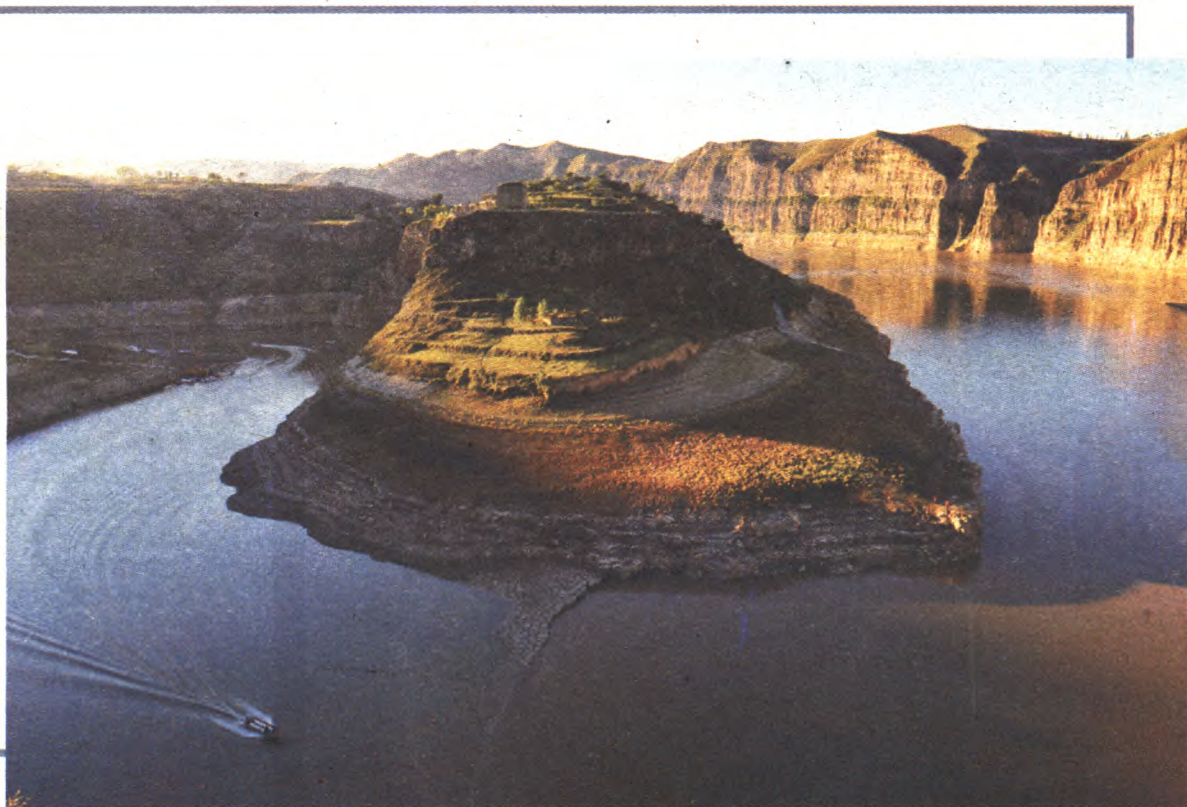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向我们走来，企业登记核查层层把关至关重要，新科技终端PDA来定位不差分毫，肩负普查神圣的职责我们深感最荣耀。

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向我们走来，掌握经济运行经济建设需求更重要，全民动员家喻户晓大力支持才牢靠，惠及国计民生利国利民经济强国真重要。

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向我们走来，大数据时代求真务实国家经济建设好，国富民强匹夫有责我们时刻要记牢，为圆“中国美丽梦”造福后代我们自豪！

## 山西老牛湾

李强摄影作品



## 算盘的记忆

文化委 苗天娥

“算盘一响，黄金万两。”“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受一辈子穷。”这些老话儿你听过吗？算盘对当今90后年轻人来说，也许有点陌生，而对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讲，那就是近在昨天的记忆，我最真切的印象是父亲打算盘的情景，用行云流水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。

父亲从小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祖父因为年幼失父、母亲改嫁，从小跟着大人种地，没能念一天书，土改时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他发誓要让孩子们念书识字，哪怕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干农活也行。祖父苦了自己，天天像牛一样干活，把孩子一个一个送进了学堂。父亲天生机灵，祖父尤为喜爱，亲昵地叫他“三灵”，七八岁时被祖父送进了私塾，除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等童蒙教育外，先生教父亲最多的是打算盘，心灵手巧的父亲于是成了全村算盘打得最好的人。他12岁就帮村里人料理红白喜事，采买

东西，算盘打得那叫一个好。

打我记事起，经常见父亲在晚上打算盘，手法娴熟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逢到计算，他不用纸笔，全用算盘，等你念完数，他把结果也算出来了。他会打加减乘除，还会开方。每次打完，他把钟爱的算盘挂在我们小孩够不到的墙上，不许我们动，怕我们弄坏。一到年底，学校放了寒假，父亲也松闲了下来，但生产队正忙着年终结算，父亲被队长毕恭毕敬地请去帮忙算账，因为队里的会计忙不过来，庄户人辛苦一年盼着年终决算发红利、好过年呢。那时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比去学校教书都忙。过了几年，父亲把打算盘的本领教给了我的一位本家叔叔，队长再请他去的时候，他就让隔壁的叔叔去代劳。

我上学的时候，珠算是小学生的必修课，我学了半年打算盘。教我珠算的老师是我父

亲的学生。他用很大的教学算盘教我们，那种算盘档上有毛，横档下面的算珠拨上去掉不下来，拨下去需要点劲儿，便于教学演示。我们觉得好玩儿，一到下课就围着教学算盘练习。打算盘得背口诀，口诀记住了，就基本会打了，主要是练习速度。当时我很爱学珠算，也想打得像父亲那样流利，且不用念出口诀，耳朵听到了、心里想到了、手里就算出来了。

半年下来，我学会了打加法，为了练速度，没事儿时打“三遍九”和“九遍九”，1至9连续累加三遍或九遍，见几加几。“三遍九”打完，原来的“123456789”变成了“987654321”。老师经常在打“625”，他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到“100000”，那得一口气连续累加160次啊。为了活跃气氛，老师还教我们打“凤凰双展翅”（7715895隔一位625）和“老汉担担”（38898889125）……可惜我只学了半年，刚刚

学到减法，教科书就变了，不学珠算了。我很不甘心，让父亲教我，父亲总没工夫。到今天，我依然会打加法，也只会打加法。父亲说，这要在旧社会，不会打算盘，没法当掌柜的，不会算账啊。

今天，计算机风靡全世界，互联网连起地球村，小小的算盘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淡出人们的视线，走进非遗行列，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，需要全世界来保护和传承。我忽然在想，小孩一岁“抓周”时，算盘还会成为被“抓”的对象吗？还是被迷你笔记本取代呢？中国珠算申遗成功，小小算盘拨动之间有乾坤，中国人的骄傲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！只是，我不希望算盘仅仅陈列在博物馆供人观赏，也不希望珠算仅仅成为人们的回忆，它得始终有人打才行啊，这也是非遗保护的初衷！算盘，请不要走出现代人的生活……

## 投稿要求

副刊征集作品内容：

- 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，字数1200字左右。
- 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，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
副刊投稿邮箱

shuping0926@126.com